

踏步斜路、見證歷史、體味文學、穿梭舞台

白耀燦（《風雨橫斜》編劇、導演）

一個城市，依山傍水，條條斜路，拾級而上，信步而下，多了角度，多了層次，也豐富了內蘊，總令人覺得多添了一份山城迷人的魅力。三藩市的高低大街如是，地中海小鎮的彎曲山徑如是，四川重慶的梯坡如是，台灣九份的石階如是，香港中、上環的斜路也如是。

上斜下坡，總得要多花一點力，多費一點勁，呼吸也要來得深且密，心肺擴張，血脈奔流，生命的氣息，也就更加流轉。

多年來，我總愛在課後的黃昏，踏履斜路，從第三街上走醫院道，繞步般含道，必列者士街、樓梯街、居賢坊、城皇街、結志街、鴨巴甸街、荷里活道、士丹頓街、士丹利街…，迂迴曲走，所過處盡是歷史，可都已是沉積於泥塵，沉積得幾乎令人遺忘。我着意地呼吸、細看、沉思，終於在腦海裏浮現了這一幕幕的景象…

在隱蔽的結志街 52 號百子里輔仁文社內，社員密議求變；在士丹頓街 13 號乾亨行內，孫中山與楊衢雲等在香港興中會成立的儀式中，莊嚴地讀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誓詞；在一條條長長的斜路上，革命黨人奔走呼號，運送軍火，星夜報訊；清廷也派來密探，四出打聽，偵查行踪…

1901 年 1 月 10 日傍晚，驀地，結志街傳來數聲槍响，楊衢雲在寓所遭人暗殺；於是，革命黨人，夤夜逃亡…

原來中國的辛亥革命源於香江，在中上環的斜路上孕育萌芽！

如今，斜路已成囂鬧的蘇豪區！舊跡何尋？

於是便立意寫一個斜路上的劇本，勾沉出百年前的沸騰壯歌。

只有半小時的獨幕劇，從何入手？順手隨翻香港與辛亥革命的資料，「革命四大寇」的照片俯拾皆見。「四大寇」者，孫中山、陳少白、尤烈、楊鶴齡也。再看，坐着的四人背後，明明站着一位年輕人，何以略而不提？或只列出「背站者名關景良（號心焉）」的簡單附註？關景良究是何人？何以與四人合照而不獲稱「五大寇」？追查資料，方知關景良是孫中山的同窗兼室友，心嚮革命，卻又不曾參與行動。何以如此？乃父母之反對也。何以反對？乃基督信仰云云。

而基督信仰之於革命，向有積極投入與不涉政治的兩大看法。一則效基督十架精神，積極投入，甚而獻身犧牲。於是細翻史料，多番尋索，才驚悉晚清早期的革命，竟與基督徒關係密切，淵源深重！除孫中山外，楊衢雲、謝贊泰、陳少白、陸皓東、鄭士良、區鳳墀、史堅如、黃詠商、徐善亭、溫宗堯、李紀堂、鄧蔭南、宋居仁、宋耀如（宋家姊妹的父親）等等革命志士，以至王韜、何啟、容闈、王煜初

等進步知識份子，全數都是基督徒，甚或是教會長老、傳道人、以至牧師！

但基督徒也有不涉政治者，所謂「凱撒的物該歸給凱撒」，而關景良家庭，就是如此取態。關景良的父親是關元昌，有份參與成立香港第一間華人自理教會道濟會堂，祖父關允善更應是中國第一位牧師梁發施浸的中國十位首批基督徒之一。「世世代代篤信基督教，行基督之道，扶助社會貧弱，行醫濟世，學工程以建設國家。」是關家家訓，也是關家以溫和的改革抗衡激進的革命的拒辭。

關景良夾在其中，何去何從？終於，他創立了「剪辮不易服會」，剪去辮子，卻又仍穿舊服，意在反清而又不全身投入革命行列！

連串的問題、問號、感歎號，已知戲劇性的所在，而人生面對的矛盾與抉擇，更是戲劇的主要元素。

對於人生有着豐富歷鍊的人來說，與其說「人生如戲」，不若說「戲如人生」；翻開每天的報章，不難發現編劇家也構想不來的情節和人物，比目皆是，此所謂匪夷所思也。真實的人生，有時真的比戲劇來得更戲劇。同樣地，歷史劇要寫得動人，何須歪曲、捏造？在茫茫浩瀚的歷史大流之中，總有題材、總有史實，總有憑據，給你無窮的戲劇性。《風雨橫斜》箇中內容、人物，幾乎全是歷史的真實，我只不過把他們聚焦在一個特定的晚上場景，放在一個藝術空間來處理，便已經充滿戲劇性。

可是，要寫成一齣歷史劇，光是搬上史實，總也不成。戲劇是文學的創作，總要有所構想，有所加工。司馬遷的史記，寫楚漢相爭，戲味盎然，是歷史，也是文學。垓下之圍是史實，四面楚歌應該也是司馬遷嚴謹考察所得的材料，可是，有誰目睹虞姬舞劍？何人親聞「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與兮離不逝」的悲歌？項羽突圍，一路殺下，漢將莫擋其鋒，至烏江自刎，死後人頭，還可再殺人！可真如此神勇無敵？果如此，又何以敗亡？這大概就是史記在歷史基礎下的文學創作，創作了生動活潑的人物語言，創造了震懾人心的場景氣氛，以突現「非戰之罪，天亡我也」的宿命主題，而成為了經典。

人物的語言，場景的渲染，便是戲劇的文學典型。其事未必確切，其情卻是真實動人！

於是，我便把 1910 年 1 月 10 日的一夜構設成爲一個風雨橫斜的晚上，這一個晚上，楊衢雲遇刺是真事，但報訊人向關家急告險境的情節，就是想當然的藝術加工了。至於高陞戲院上演「文天祥殉國」的新派粵劇，與及容星橋的逃亡歸家，都是真有其事，只是文學的創作把時間的先後稍稍挪移，聚焦成一個多事的晚上。

戲劇還有這樣的一個說法：戲劇的展現，就如十字街頭的交通指揮，把四方八面而來的各式車輛人流，整頓出一個秩序來；愈是繁忙，愈須梳理，愈是好看。

風雨橫斜的晚上，多事的關家，便是從歷史走進戲劇的嘗試，也希望觀眾能夠從欣賞戲劇之餘，加深認識歷史，讓戲劇帶領觀眾回歸歷史的圖像。

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這也是文學的體味，藝術的提升。